

老葩带来了一支人数可观的队伍:一个病人,三名陪护,另加一名司机。这个病人其实与我并无一毛钱的关系。但是,他的某个亲戚的亲戚认识老葩。

我家老葩

□红辣子



女儿抛下我,跑到异国读书去了。老王也抛下我,跑到他乡谋生去了。寂寞铺天盖地,极盼望有人来做客,杀寂寞。

于是,老葩来了。老葩才进门,就大呼小叫了起来:“哎呀呀,晒衣服是不能乱来的!”我看看晾衣架上已经一字儿排开的衣物,一脸茫然。老葩飞快地从中挑拣出老王的衣物:“男人的衣服,必须晒在女人衣服的上方!知道吧?东为上,南为上!”我不以为然地撇撇嘴,开始折叠沙发上的一堆衣物。老葩又是一番大呼小叫:“哎呀呀,这女人的衣服,怎么能压在男人的衣服上面呢?”过一会,老葩指着家中某处问:“这儿,怎么不设一个佛龛呢?”我陪着笑说,我这不是无神论者嘛。老葩眉头紧锁:“但你心里可一定得有。记住,以后不可将屁股对着这个方向。晒衣服的时候,裤子啊尤其是内裤要离得远远的!”

老葩这次来,有些不同寻常。

如此险要的关口上,别说驻兵,别说一尺二寸厚的石门,只要手持一根大棒,老夫不许你过去,你就别想过去。纵有千军万马都无济于事,山道上只有那么一点点空间,同时攻门的,不会超过两人。

写不好的豆沙关

□李新勇



每当“豆沙关”三个字跳进脑海,就想写一篇大散文,可惜这么多年过去了,新勇像一个想为一桩冤案主持公道却武不能克敌、文不能捉笔的庸人,只能在心底默念豆沙关的诸般种种。

要想写好豆沙关,不能不写这个关隘的险要。从云南盐津县往西南行20余公里,两山夹峙中,溪水奔腾,怪石嶙峋。其最险要处,东西两壁尽是像被刀斧砍削的千丈绝壁。从西侧的绝壁上,先民凿崖取道,沟通四川和云南。新勇很想写先民凿崖的坚韧和智慧,也想写在历史上虽然存在时间短暂、各种创举和思想理念影响至今的秦朝在此开凿五尺道之后,所取得的经济和文化上的成就。还想写写唐朝时期,南诏与朝廷交恶后,一道一尺二寸厚的石门将川滇的交通关闭40多年,期间的痛苦与悲愁,期间风可以自由往返,雨可以自由往返,唯有多情多义的人无法往来的迷惘与痛楚。还想写御史中丞袁滋赴云南册封南诏国王,途经此关,留下的那一方承载官方的睦情与民间欢愉的石刻。

掂量之后,深感每一段历史都有若干细节,都有因缘际会。挑任何一段来写,把前因后果交代清楚就得几千字甚至上万字。时间在别的地方,可能仅仅是简单的重复,是看不出变化的复制。可是在出川入滇的咽喉部位,关隘上每一个细小的风吹草动,都能改变山道两边老百姓的命运,都可能影响到朝廷和两边各级政府的关系。如果说先民取道,仅仅是为方便人的交往和物资往来;那么秦五尺道,则是让僻远的边疆接受来自中原的先进文化和政治经济;而唐朝之后很长一段时间,通过豆沙关的山路,则像脐带那样,维系着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之间的血肉关系。

还可以写东侧悬崖腹腔上残存的悬棺,用文字细细探究悬棺的来历,置放悬棺的燧人的来历、生存状态及其消失原因。还可写写1951年那个叫王兴明的南下干部,驻守豆沙关,仅仅因为好奇,派通讯员爬上悬崖,把棺材一一撬开,把楠木棺材板从悬崖上扔下来,致使在悬崖上静静安放600多年的30多具棺材,如今只剩9具。难道他仅仅因为好奇,不是因为想从棺木中找到他想要的金银和古玩?是什么给他那么大的胆?是什么让他能如此作为?

还可以写云南盐津县在2006年7月22日发生那一次地震,80%的建筑被毁后,盐津人民用了不长的时间把豆沙关和关下的各种建筑,按照原样修建出来,青石板铺街,古色古香的商铺林立。如今走在豆沙关古镇和豆沙关山道上,当年马帮的马蹄踏出的深深的马蹄印还在,具有“维国家之统,定疆域之界,鉴民族之睦,补唐书之缺,证在籍之误”的袁滋题记摩崖也还在,经历1200多年的时光,仍然字迹可辨。

新勇前去那天,天气阴晦,天空中浮云如盖,将高耸的山峦、悬崖、深谷和远处莽莽苍苍的森林,罩在下面,视野便变得狭长扁平。沿着古意残存的五尺道爬上镌刻了“石门关”三个字的关口,人就站在万丈悬崖边上,凛冽的山风从身后吹来,迅疾抓紧栏杆扶手,脚下轻飘飘的,生怕一阵风,就把这80多公斤的躯体,吹到悬崖下奔腾咆哮的朱提江,如同一片翻飞的落叶。如此险要的关口上,别说驻兵,别说一尺二寸厚的石门,只要

老葩带来了一支人数可观的队伍:一个病人,三名陪护,另加一名司机。这个病人其实与我并无一毛钱的关系。但是,他的某个亲戚的亲戚认识老葩。所以,他找到老葩,央老葩带他去“最好的医院”,找“最好的专家”,住“条件最好的病房”,动“最没有风险的手术”。

老葩能认识“最好的医院”里的什么人?老葩只认识我和老王。可怜我当即召回老王,可怜老王抱着电话狂打,终于七拐八弯找到一关系,赔尽了笑脸说尽了好话,才终于将诸事办妥。

刚松口气,老葩对我发出一条指令:“你每天要准备好病号饭,开车送到医院。顺便把那三个人接回家吃饭,然后再把他们送到医院。晚上还要将不陪床的两个人接到你家睡觉。”我心里的小算盘噼噼啪啪一阵乱打,不禁有些抓狂:我家住城西,医院在城东,一个来回,得耗费一个小时。一天三个来回,单停车费就得60块。这倒罢了,还得做这么多品种的饭!虽然老葩胸脯拍得山响,说可以帮忙,但我还是眼前一黑,几乎昏过去。

煎熬了两三日,瞅着没人,我和老葩商量:

“我每天贴补他们100块,你让他们在医院订餐或者在医院附近的饭店点餐行不行?”老葩语气很坚定:“不行!那就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!”我的如簧巧舌,只要遇到老葩,就不争气地打磕巴:“那那那,早餐你让他们自己解决好不好?医院附近多的是早点铺,也花不了几个钱。那那那,我只送病号饭总是可以的吧?”

老葩继续摇头:“你让我怎么开口?乡里乡亲的,人家几十年了也不过就病了这一次。”

我叹口气,转而发牢骚:“什么乡里乡亲?以前你都不认识的!唉,这些人,也真好意思,一点都不懂得为别人着想……”

老葩开解我:“人家不是把你当亲人了嘛!”我连哭的心都有了,谁要当他们的亲人啊,我有老葩你一个这样的亲人就足够了!

病人住了半个月的院,我连寂寞的时间都没有。我每天如同陀螺,不是在菜场,就是在从菜场到厨房再到医院的大道上。

有时,难免会因为工作上的事有所耽搁,老葩就会埋怨我“不懂得哪头更重”。我幽怨地对老葩说:“哪头更重?你最重!谁让你是我的老娘亲呢?”



李新勇摄

手持一根大棒,老夫不许你过去,你就别想过去。纵有千军万马都无济于事,山道上只有那么一点点空间,同时攻门的,不会超过两人。

新勇喜欢“豆沙关”这三个字。从前只听说过豆沙月饼、豆沙包子,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豆沙关。以为这关,跟吃食有关。豆沙古镇上,蘸水嫩豆花和土法火锅林立,偶有包子店,店中也有豆沙包,却跟韭菜包、猪肉包一样地位平等,并非主角,更不会像周庄的万三蹄那样一家独大。详询之下,却原来是因元朝时候有个叫窦勺的将军领军在此守关。四川人和云南人一向幽默,姓龙的抄手做得好就叫龙抄手,姓钟的水饺滋味巴适就叫钟水饺,姓韩的包子做得皮薄馅儿多味道好就叫韩包子,既然这个守关的将领叫窦勺,要是不叫石门关,也该叫窦勺关,窦勺跟豆沙发音相近,将军的姓名二字,前一个字太难写,后一个字太简单,倒不如“豆沙关”来得亲切温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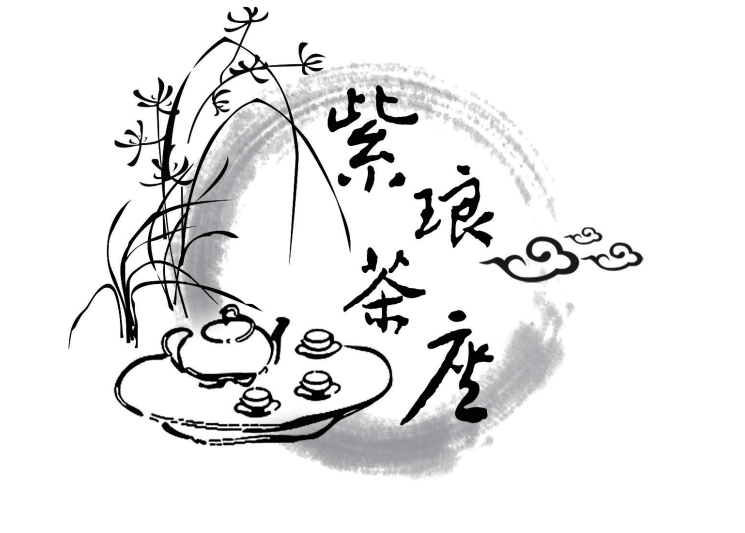
站在豆沙关上举目望对面石崖腹腔中的悬棺,清晰可辨,历历可数。有着数千年历史却无声无息消失的燧人,似乎刚刚转身离去,或因战胜凯旋,或因战败逃遁,总之,给人有一天还会反身回来的感觉。

脚下一段特意留下来的五尺道,当年驮布匹、茶叶、银子和黄铜等物品的健硕的马匹,在石头上留下深深的脚印,每一个马的脚印都被马蹄磨的四壁反光、光滑如玉。遥想当年,这古道上,伴随关河涛声、直风冷雨的,一定可以把妙龄女子的心融化的马蹄声、马铃声和吆喝声。

“一目三千年,五道过雄关。”盐津人骄傲地向新勇介绍,天上偶尔有飞机,谷底的朱提江上有行船,江边有213国道和内昆铁路,豆沙关的更高处,是水麻高速的高架,“所有交通方式在这里都有,因此,这里是世界上少有的天然交通博物馆!”旁边有一有心人,掰着手指头数了十几遍,悄悄对我说:“李老师,应该是六道,六道过雄关!”

说话的是个严谨的江苏人,不苟言笑,随便你怎么开他玩笑,他就是不接招,不仅如此,跟他吃三个小时的饭,我俩的交谈,加起来不超过五句。他这句话把新勇逗笑起来:到了这个地方,格式化的严谨,听起来反倒更像幽默。

写不好豆沙关,是因为有太多的内容可写。内容太多,无论哪一个角度,都可以写;却无论哪一个角度,都写不全。



我最终和她擦肩而过的时候,她没有注意到我。可惜了,如果她能看到我手里漂亮的水晶球,说不定我也能成为她的“艾米丽”。

艾米丽在人间

□维思



生活就像雪花水晶球,只有晃动时才显得动人,其余时间只会随时间而越来越单调无聊。

虽说如此,我还是买了一个水晶球,打算摆在台灯下最显眼的位。拎在手上往家走,想着球里头的小独角兽神态安然地蹲坐在彩色的雪里,心情变得很好,日光晴朗的冬天也很宜人,想着,一辆装满大小纸盒的快递车迎面驶来,一抹鲜艳的红。定睛看去,骑车的是一位女子,围巾遮住小半张脸,却完整露出捺了口红的嘴,烫卷的头发被帽子压住,也露出了刘海。

口红是亮亮的正红色,很妥帖地照唇形画好,头发是烫过不久的新卷,板板正正地蜷曲着,风和地球重力都没有影响它的形状,于无风的午后安稳地贴住主人的脸。

那女人脸上的神色更令人难忘。并非多么惊人或多么美丽,而是因其呈现出一种少见的平静。没有冬日里户外劳作者常见的瑟缩,也没有小资情调的愉悦,不是烦躁、不耐烦,更不是空洞麻木。平静就只是平静。这使我想起被无数小资写手提到过的法国电影《天使爱美丽》。隔着屏幕的观众们没有人不爱艾米丽,这部作品几乎展现了大众对“法式情

他不懂露丝内心的忧伤。和物质比较起来,露丝显然更看重精神方面的共鸣共振。富可敌国的卡尔就这样输给一贫如洗的杰克。

露丝的忧伤

□陆小鹿



秋雨绵绵的夜晚,在家里重温了一部老片——《泰坦尼克号》。

初看这部影片时我才20出头,当时光顾着留意露丝和杰克的爱情走向,看得比较粗线条。此次重温,才注意到一些之前没注意的细节。这是重温的好处。就像读书,每次重读都能有新的发现,新的感触。好的作品,读它千遍万遍也不厌倦。

1912年4月10日,泰坦尼克号启程驶往纽约。富家女露丝登上客船,携带了好几箱行李。到了船舱,女仆帮她取出几幅画来装点房间。露丝拿出其中的一幅,正在欣赏之时,未婚夫卡尔走进了船舱。

“天啊,怎么又是这种手指画?真是浪费钱。”卡尔一脸嫌弃地叫道。

露丝面露不悦,对在场的女仆解释说:“卡尔跟我之间的艺术品位有所不同。不同之处在于,我有品位而他没有。它们多美啊。就像身处梦境一样。真实却又毫无逻辑。”

这幅博得露丝的欣赏同时让卡尔嗤之以鼻的画作,名叫《亚威农少女》,它的画者是如今早已名满天下的西班牙大画家毕加索,可在当年,他还是个不被大众接受的另类画家。

毕加索,一生画风多变,在古典主义、超现实主义、表现主义、立体主义都有建树。《亚威农少女》创作于1907年,被认为是第一幅体现了立体主义倾向的作品。西方现代艺术中,立体主义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画派。

画面上画了5个裸体女人,五官夸张,线条尖锐,身体仿佛由不同形状的几何图形组成,除了淡粉色皮肤略有少女之感外,打眼望去,她们和传统意义上的美

调”的所有幻想:轻盈的美,不经意的浪漫,轻俏而洒脱。相比之下,中国大陆,小城里千篇一律的房屋,广告招牌,来往男女,是“幻想”极合适的衬托。艾米丽灵巧地穿梭于色彩斑斓的街巷,艾米丽沉默地编织自己愉快的小世界,艾米丽是个不一样的姑娘——看上去也的确如此。

艾米丽是女招待,在法国人看来或许平平无奇,在我们看来却有些特别,毕竟那是怎样一个充满了各色怪人,别致有趣的小餐馆呀!人们对身着合身制服,身材姣好的女招待的幻想,远比宽大单调外套下的中年快递员要丰富得多。对后者,我们从不认为其浪漫或有趣,因而也没有任何了解的兴致,就这样以蓝色或红色、黄色的制服统一地贴了标签,堆成一叠。

我的“艾米丽”匆匆而过,她在我眼中是那么与众不同,却最终连一丝风都没带起。或许是我想太多,或许她只是我对生活某种期待的投射,总之她轻而易举地勾起了我的期待和幻想,这是那个沉闷的午后我最急需的。过了彼时,她八成只是他人眼中的“配角”,而他人的“艾米丽”,可能也在不经意间成了我故事里一抹不起眼的背景色。我们与多少人擦肩,从不知他人心中有怎样的故事,我们什么都不知道,多无趣。

我最终和她擦肩而过的时候,她没有注意到我。可惜了,如果她能看到我手里漂亮的水晶球,说不定我也能成为她的“艾米丽”。

少女相去甚远。尤其右边两个女子,狰狞的面部已扭曲变形,完全颠覆了传统古典美学观念。

最为奇怪的是右下角女子,她的面孔朝着我们,身体却背对着我们。实际上,这种画法正是立体主义画派的风格,它打破了一个角度的视象画法,而是将物体多个角度的不同视象,结合在画中同一形象之上。

画作最左边的女子,画法也比较奇特,毕加索在这里借鉴了古埃及绘画浮雕中的“正面律”。所谓“正面律”,是指表现人物时,头侧面,眼睛正面,肩膀及身体正面,腰部以下又是侧面,充满了异域神秘色彩。

这幅作品的创作灵感,源自毕加索在巴塞罗那“亚威农大街”上见到的景象。当时,亚威农大街是巴塞罗那著名的红灯区,5位少女的身份即是青楼女子。

可以想见,如此诡异怪诞的画作,在当年毫不例外受到了冷遇。卡尔的态度正代表当时主流大众对立体主义的不屑与嘲讽。

然而,穷小子杰克的态度却与卡尔截然不同。当露丝邀请杰克去她的客舱里为她画画,杰克一走进船舱,看到莫奈的《睡莲》,“啊,莫奈”,他马上识货地惊呼起来,要知道,一开始印象派也未被大众所接纳。

露丝抑制不住内心的惊喜:“你看过他的作品吗?”她问杰克。

“当然了。看看他对色彩的运用,真是妙极了,不是吗?”杰克答。

“是的,简直妙绝伦”,露丝赞同地说。

同样的品味,同样的兴趣。不难想象,此时露丝内心的天平,更进一步往杰克那边倾倒了。高山流水,知音难觅,惺惺惜惺惺。

其实,单从爱的付出来说,你能说卡尔不爱露丝吗?不,卡尔也很爱露丝,否则不会送她价值连城的“海洋之心”项链。只不过,他不懂露丝内心的忧伤。和物质比较起来,露丝显然更看重精神方面的共鸣共振。富可敌国的卡尔就这样输给一贫如洗的杰克。